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陶庵夢憶 第五卷

范長白 范長白園在天平山下，萬石都焉。龍性難馴，石皆笏起。旁為范文正墓。園外有長堤，桃柳曲橋，蟠屈湖面，橋盡抵園。園門故作低小，進門則長廊複壁直達山麓，其繡樓幔閣、秘室曲房，故故匿之，不使人見也。山之左為桃源，峭壁迴湍，桃花片片流出。右孤山，種梅千樹。渡澗為小蘭亭，茂林修竹，曲水流觴，件件有之。竹大如椽，明靜娟潔，打磨滑澤如扇骨，是則蘭亭所無也。地必古蹟，名必古人，此是主人學問。但桃則谿之，梅則嶼之，竹則林之，盡可自名其家，不必寄人籬下也。

余至，主人出見。主人與大父同籍，以奇醜著。是日釋褐，大父黜之曰：「醜不冠帶，范年兄亦冠帶了也。」人傳以笑。余亟欲一見。及出，狀貌果奇，似羊肚石雕一小獠，其鼻壘顛頤猶殘缺失次也。冠履精潔，若諧謔談笑，面目中不應有此。開山堂小飲，綺疏藻幕，備極華縟，秘閣清謳，絲竹搖颺，忽出層垣，知為女樂。

飲罷，又移席小蘭亭，比晚辭去。主人曰：「寬坐，請看『少焉』。」余不解。主人曰：「吾鄉有縉紳先生喜調文袋，以《赤壁賦》有『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』句，遂字月為『少焉』。頃言『少焉』者，月也。」固留看月，晚景果妙。主人曰：「四方客來，都不及見小園雪，山石豁鈇，銀濤蹴起，掀翻五泄，搗碎龍湫，世上偉觀，惜不令宗子見也。」步月而出，至元墓，宿葆生叔書畫舫中。

于園

于園在瓜州步五里鋪，富人于五所園也。非顯者刺，則門鑰不得出。葆生叔同知瓜州，攜余往，主人處處款之。

園中無他奇，奇在礪石。前堂石坡高二丈，上植果子松數棵，緣坡植牡丹、芍藥，人不得上，以實奇。後廳臨大池，池中奇峰絕壑，陡上陡下，人走池底，仰視蓮花，反在天上，以空奇。臥房檻外一壑，旋下如螺螄纏，以幽陰深邃奇。再後一水閣，長如艇子，跨小河，四圍灌木鬢叢，禽鳥啾啾，如深山茂林，坐其中，頽然碧窈。瓜州諸園亭，俱以假山顯，胎於石，娠於礪石之手，男女於琢磨搜剔之主人，至于園可無憾矣。

儀真汪園，輦石費至四五萬，其所最加意者為「飛來」一峰，陰翳泥濘，供人唾罵。余見其棄地下一白石，高一丈、闊二丈而癡，癡妙；一黑石，闊八尺、高丈五而瘦，瘦妙。得此二石足矣，省下二三萬收其子母，以世守此二石何如？

諸工

竹與漆與銅與窯，賤工也。嘉興之臘竹、王二之漆竹、蘇州姜華雨之籬簦竹，嘉興洪漆之漆，張銅之銅，徽州吳明官之窯，皆以竹與漆與銅與窯名家起家，而其人且與縉紳先生列坐抗禮焉。則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，特人自賤之耳。

姚簡叔畫

姚簡叔畫千古，人亦千古。戊寅，簡叔客魏為上賓。余寓桃葉渡，往來者閔汶水、曾波臣二人而已。簡叔無半面交，訪余，一見如平生歡，遂榻余寓。與余料理米鹽之事，不使余知。有空，則拉余飲淮上館，潦倒而歸。京中諸勳戚大老、朋儕縉衲、高人名妓與簡叔交者，必使交余，無或遺者。與余同起居者□日，有蒼頭至，方知其有妾在寓也。簡叔塞淵不露聰明，為人落落難合，孤意一往，使人不可親疏。與余交，不知何緣，反而求之不得也。

訪友報恩寺，出冊葉百方，宋元名筆。簡叔眼光透入重紙，據梧精思，面無人色。及歸，為余仿蘇漢臣一圖：小兒方據澡盆浴，一腳入水，一腳退縮欲出；宮人蹲盆側，一手掖兒，一手為兒擤鼻涕；旁坐宮娥，一兒浴起伏其膝，為結繡蹠。一圖，宮娥盛裝端立有所俟，雙鬢尾之；一侍兒捧盤，盤列二甌，意色向客；一宮娥持其盤為整茶欵，詳視端謹。覆視原本，一筆不失。

爐峰月

爐峰絕頂，複岫迴巒，斗聳相亂，千丈巖隙牙橫梧，兩石不相接者丈許，俯身下視，足震懼不得前。王文成少年曾躡而過，人服其膽。余挾爾蘊以氈裹體絕而下，余挾二樵子從壑底掖而上，可謂癡絕。

丁卯四月，余讀書天瓦庵，午後同二三友人登絕頂看落照。一友曰：「少需之，俟月出去。勝期難再得，縱遇虎，亦命也。且虎亦有道，夜則下山覓豚犬食耳，渠上山亦看月耶？」語亦有理。四人踞坐金簡石上。是日，月正望，日沒月出，山中草木都發光怪，悄然生恐。月白路明，相與策杖而下。行未數武，半山嚶嘯，乃余蒼頭同山僧七八人，持火燎、鑿刀、木棍，疑余輩遇虎失路，緣山叫喊耳。余接聲應，奔而上，扶掖下之。

次日，山背有人言：「昨晚更定，有火燎數□把，大盜百餘人，過張公嶺，不知出何地？」吾輩匿笑不之語。謝靈運開山臨澗，從者數百人，太守王琇驚駭，謂是山賊，及知為靈運，乃安。吾輩是夜不以山賊縛獻太守，亦幸矣。

湘湖

西湖，田也而湖之，成湖焉；湘湖，亦田也而湖之，不成湖焉。湖西湖者，坡公也，有意於湖而湖之者也；湖湘湖者，任長者也，不願湖而湖之者也。任長者有湘湖田數百頃，稱巨富。有術者相其一夜而貧，不信。縣官請湖湘湖灌漑山田，詔湖之，而長者之田一夜失，遂赤貧如術者言。今雖湖，尚田也，不下插板，不築堰，則水立涸；是以湖中水道，非熟於湖者不能行咫尺。遊湖者堅欲去，必尋湖中小船與湖中識水道之人，湖□關三，鯁咽不之暢焉。湖裡外鎖以橋，裡湖愈佳。蓋西湖止一湖心亭為眼中黑子，湘湖皆小阜、小墩、小山亂插水面，四圍山趾，稜稜礪礪，濡足入水，尤為奇峭。

余謂西湖如名妓，人人得而嫖之；鑑湖如閨秀，可欵而不可狎；湘湖如處子，眇眇羞澀，猶及見其未嫁時也。此是定評，確不可易。

柳敬亭說書

南京柳麻子，顰黑，滿面肥瘡，悠悠忽忽，土木形骸。善說書，一日說書一回，定價一兩。□日前先送書帕下定，常不得空。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：王月生、柳麻子是也。

余聽其說《景陽岡武松打虎》白文，與本傳大異。其描寫刻畫，微入毫髮，然又找截乾淨，並不嘮叨。勃夫聲如巨鐘，說至筋節處，叱咤叫喊，洶洶崩屋。武松到店沽酒，店內無人，疊地一吼，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。閒中著色，細微至此。主人必屏息靜坐，傾耳聽之。彼方掉舌，稍見下人咕嚕耳語，聽者欠伸有倦色，輒不言，故不得強。每至丙夜，拭桌剪燈，素蠶靜遞，款款言之，其疾徐輕重，吞吐抑揚，入情入理，入筋入骨，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，不怕其不齧舌死也。

柳麻子貌奇醜，然其口角波俏，眼目流利，衣服恬靜，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，故其行情正等。

樊江陳氏橘

樊江陳氏，闢地為果園，枸菊園之。自麥為蒟醬，自秬釀酒。酒香冽，色如淡金蜜珀，酒人稱之。自果自蔬，以整乳醴之為冥果。樹謝橘百株，青不擱，酸不擱，不樹上紅不擱，不霜不擱，不連蒂剪不擱。故其所擱，橘皮寬而綻，色黃而深，瓢堅而脆，筋解而脫，味甜而鮮。第四門、陶堰、道墟以至塘棲，皆無其比。余歲必親至其園買橘，寧遲，寧貴，寧少。購得之，用黃砂缸，藉以金城稻草或燥松毛收之。閱□日，草有潤氣，又更換之。可藏至三月盡，甘脆如新擱者。枸菊城主人橘百樹，歲獲絹百匹，不愧木奴。

治沅堂

古有拆字法。宣和間，成都謝石拆字，言禍福如響。欽宗聞之，書一「朝」字，令中貴人持試之。石見字，端視中貴人曰：「此非觀察書也。」中貴人愕然。石曰：「『朝』字離之為『月□日』，乃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，得非上位耶？」一國駭異。吾

越謝文正廳事名「保錫堂」，後易之他姓，主人至，亟去其匾，人問之，曰：「分明寫『呆人易金堂』。」朱石門為文選署中額「典劇」二字，繼之者顧諸吏曰：「爾知朱公意乎？此二字離合言之，曰：『曲處曲處，八刀八刀』耳。」歎許相國孫志吉為大理評事，受魏璫指，索賈黃山，勢張甚，當道媚之，送一匾曰「大卜於門」。里人夜至，增減其筆畫凡三：一曰「天下未聞」；一倒讀之曰「聞手下犬」；一曰「太平拿問」。後直指提問，械至太平，果如其言。

凡此數者皆有義味。而吾鄉縉紳有名「治沅堂」者，人不解其義，問之，笑不答，力究之，縉紳曰：「無他意，亦止取『三台三元』之義云爾！」聞者噴飯。

虎邱中秋夜

虎邱八月半，土著流寓、士夫眷屬、女樂聲伎、曲中名妓戲婆、民間少婦好女、崽子鬻童及遊冶惡少、清客幫閒、僮僕走空之輩，無不鱗集。自生公臺、千人石、鵝澗、劍池、申文定祠，下至試劍石、一二山門，皆鋪氈席地坐，登高望之，如雁落平沙，霞鋪江上。

天暝月上，鼓吹百□處，大吹大播，□番鑼鼓，漁陽摻過，動地翻天，雷轟鼎沸，呼叫不聞。更定，鼓鑼漸歇，絲管繁興，雜以歌唱，皆「錦帆開，澄湖萬頃」同場大曲，蹲踏和鑼絲竹肉聲，不辨拍煞。更深，人漸散去，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，席席徵歌，人人獻技，南北雜之，管弦迭奏，聽者方辨句字，藻鑿隨之。二鼓人靜，悉屏管弦，洞簫一縷，哀澀清綿與肉相引，尚存三四，迭更為之。三鼓，月孤氣肅，人皆寂闐，不雜蚊虻。一夫登場，高坐石上，不簫不拍，聲出如絲，裂石穿雲，串度抑揚，一字一刻。聽者尋入鍼芥，心血為枯，不敢擊節，惟有點頭。然此時雁比而坐者，猶存百□人焉。使非蘇州，焉識識者！

麋公

萬曆甲辰，有老醫馴一大角鹿，以鐵鉗其趾，設鞦韆其上，用籠頭銜勒騎而走，角上掛葫蘆藥瓮，隨所病出藥，服之輒愈。家大人見之喜，欲售其鹿，老人欣然，肯解以贈，大人以三□金售之。五月朔日為大父壽，大父偉碩，跨之走數百步，輒立而喘，常命小僮籠之，從遊山澤。

次年至雲間，解贈陳眉公。眉公羸瘦，行可連二三里，大喜。後攜至西湖六橋、三竺間，竹冠羽衣，往來於長堤深柳之下，見者嘖嘖稱為「謫仙」。後眉公復號「麋公」者，以此。

揚州清明

揚州清明日，城中男女畢出，家家展墓。雖家有數墓，日必展之，故輕車駿馬，簫鼓畫船，轉折再三，不辭往復。監門小戶亦攜殼核紙錢，走至墓所，祭畢，則席地飲酢。自鈔關、南門、古渡橋、天寧寺、平山堂一帶，靚妝藻野，袿服縵川。隨有貨郎，路旁擺設古董古玩並小兒器具。博徒持小机坐空地，左右鋪衫半臂、紗裙汗脫、銅爐錫注、瓷甌漆奩，及肩兔鮮魚、秋梨福橘之屬，呼朋引類，以錢擲地，謂之「跌成」；或六或八或□，謂之「六成」、「八成」、「□成」焉。百□其處，人環觀之。

是日，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，曲中名妓，一切好事之徒，無不成集。長塘豐草，走馬放鷹；高阜平岡，鬥雞蹴鞠；茂林清樾，劈阮彈箏。浪子相撲，童稚紙鳶，老僧因果，警者說書。立者林林，蹲者蟄蟄。日暮霞生，車馬紛沓。宦門淑秀，車幕盡開，婢媵倦歸，山花斜插，臻臻簇簇，奪門而入。

余所見者，惟西湖春、秦淮夏、虎邱秋，差足比擬。然彼皆團簇一塊，如畫家橫披，此獨魚貫雁比，舒長且三□里焉，則畫家之手卷矣。南宋張擇端作《清明上河圖》，追摹汴京景物，有西方美人之思，而余目盱盱，能無夢想！

金山競渡

看西湖競渡□二三次，己已競渡於秦淮，辛未競渡於無錫，壬午競渡於瓜州，於金山寺。西湖競渡，以看競渡之人勝，無錫亦如之。秦淮有燈船無龍船，龍船無瓜州比，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。

瓜州龍船一二□隻，刻畫龍頭尾，取其怒；旁坐二□人持大楫，取其悍；中用彩篷，前後旌幢繡傘，取其絢；撞鉦撾鼓，取其節；舳後列軍器一架，取其鏗；龍頭上一人足倒豎，故斃其上，取其危；龍尾掛一小兒，取其險。自五月初一至□五，日日畫地而出。五日出金山，鎮江亦出。驚湍跳沫，群龍格鬥，偶墮洄渦，則百□捷猝，蟠委出之。

金山上人團簇，隔江望之，螳附蜂屯，蠢蠢欲動。晚則萬艘齊開，兩岸沓沓然而沸。

劉暉吉女戲

女戲以妖冶怨，以暉緩怨，以態度怨，故女戲者全乎其為怨也。若劉暉吉則異是。劉暉吉奇情幻想，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。如《唐明皇遊月宮》，葉法善作，場上一時黑魘地暗，手起劍落，霹靂一聲，黑幔忽收，露出一月，其圓如規，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，中坐常儀，桂樹吳剛，白兔搗藥。輕紗幔之，內燃「賽月明」數株，光燄青黎，色如初曙，撒布成梁，遂躡月窟，境界神奇，忘其為戲也。其他如舞燈，□數人手攜一燈，忽隱忽現，怪幻百出，匪夷所思，令唐明皇見之亦必目睜口開，謂黠毘場中那得如許光怪耶！

彭天錫向余道：「女戲至劉暉吉，何必男子！何必彭大！」天錫，曲中南、董，絕少許可，而獨心折暉吉家姬，其所鑒賞，定不草草。

朱楚生

朱楚生，女戲耳，調腔戲耳。其科白之妙，有本腔不能得□分之一者。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，嘗與楚生輩講究關節，妙入情理，如《江天暮雪》、《霄光劍》、《畫中人》等戲，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，斷不能加其毫末也。班中腳色，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，故班次愈妙。楚生色不甚美，雖絕世佳人無其風韻，楚楚謔謔，其孤意在眉，其深情在睫，其解意在煙視媚行。性命於戲，下全力為之。曲白有誤，稍為訂正之，雖後數月，其誤處必改削如所語。

楚生多坐馳，一往深情，搖颯無主。一日，同余在定香橋，日晡煙生，林木宵冥，楚生低頭不語，泣如雨下。余問之，作飾語以對。勞心憊憊，終以情死。

揚州瘦馬

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□百人。娶妾者切勿露意，稍透消息，牙婆駟儉成集其門，如蠅附羶，撩撲不去。黎明，即促之出門，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，其餘尾其後接踵問之。至瘦馬家，坐定，進茶，牙婆扶瘦馬出，曰：「姑娘拜客。」下拜。曰：「姑娘往走上走。」走。曰：「姑娘轉身。」轉身向明立，面出。曰：「姑娘借手瞧瞧。」盡褫其袂，手出、臂出、膚亦出。曰：「姑娘睛相公。」轉眼偷覷，眼出。曰：「姑娘幾歲？」曰幾歲，聲出。曰：「姑娘再走走。」以手拉其裙，趾出。然看趾有法，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，高繫其裙，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。曰：「姑娘請回。」一人進，一人又出。看一家必五六人，咸如之。看中者，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，曰「插帶」。看不中，出錢數百文，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，又去看。牙婆倦，又有數牙婆踵問之。一日、二日至四五日，不倦亦不盡，然看至五六□人，白面紅衫，千篇一律，如學字者，一字寫至百至千，連此字亦不認得矣。心與目謀，毫無把柄，不得不聊且遷就，定其一人。

「插帶」後，本家出一紅單，上寫綵緞若干，金花若干，財禮若干，布匹若干，用筆蘸墨，送客點閱。客批財禮及緞匹如其意，則肅客歸。歸未抵寓，而鼓樂、盤擔、紅綠、羊酒在其門久矣。不一刻而禮幣、糕果俱齊，鼓樂導之去。去未半里而花轎、花燈、擎燎、火把、山人、儂相、紙燭、供果、牲醴之屬，門前環侍。廚子挑一擔至，則蔬果、饌饌、湯點、花棚、糖餅、桌圍、坐褥、酒壺、杯箸、龍虎壽星、撒帳牽紅、小唱弦索之類，又畢備矣。不待覆命，亦不待主人命，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，鼓樂燈燎，新人轎與親送轎一時俱到矣。新人拜堂，親送上席，小唱鼓吹，喧闐熱鬧。日未午而討賞遽去，急往他家，又復如是。

